

我们这代人是听着庄奴的歌曲长大的，从《小城故事》《甜蜜蜜》到《垄上行》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，每一首歌都是青春记忆的一个重要节点。记不清哪一位名人与青年对话时曾这样说过：“你们所处的时代比我们当年要好得多，但有一点例外，你们的音乐不如我们。”这句话让我回味了很久，也陶醉了很久。

庄奴1921年出生在老北京城，青年时期到重庆投身抗日，辗转赴台后住在台北附近的小城永和，晚年又定居重庆，直至今年10月11日驾鹤西游——这三座城市与庄奴有着割不断的情缘。

北平

庄奴小时古城还叫北京，是北洋政府的首都，北伐胜利后，北京更名北平，庄奴在这儿生活了二十多年。

庄奴的父亲出身西北军，其详细资料已不可考，但从他们家住在北平这一点看，估计是第29军宋哲元的部下，也就是打响抗战第一枪的那支部队。

庄奴家住在灯市口一带，小时在育英学校读书。这是一所教会学校，1864年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办，崇尚培养学生兴趣，重视审美教育，庄奴后来之所以能在艺术方面取得如此成就，与他早年的这段教育经历不无关系。

抗战爆发后，北平社会动荡，经济崩溃，老百姓生活一落千丈，一位名叫董毅的辅仁大学学生在日记里记录了当年的生活：“自阴历年以后，物价飞涨不已，白糖迄今已一元八分一斤，比肉还贵，肉有行无市，有钱买不着肉；豆腐四分一块，昨买三块豆腐，两把菠菜，代价两毛；大米一百廿八元一石，次米三毛七八一斤，还没处买；面一元八一斤，其余无不奇，即不知以后如何生活也！”

中学毕业后，庄奴考取了北大等几所名校，但最终却选择了知名度不高的中华新闻学院，多年以后，庄奴道出了其中缘由：“考新闻学院是因为每人可以发一袋面，然后可以用这袋面养家糊口。因为那阵北平都是日本人占据，家父是冯玉祥的部下，姐妹都要上学，一直很苦。”

新闻学院毕业后，为了生计，庄奴在日伪《新民报》当过编辑和记者，后来还当过分社主任。庄奴的很多亲戚、熟人和同学都去了西南参加抗日，他们来信告诉庄奴许多关于四川一带的故事，庄奴非常羡慕他们，钦佩他们的勇敢，也自惭自己不能去南方抗战。

终于有一天，庄奴悄然离开北平，去了大西南——他的这次远行，连他的家人也不知道。

永和

庄奴的理想是当空军，做一名神气的飞行员，但他在南下途中感染霍乱，险些不治，飞行员没有当



庄奴与邓丽君惺惺相惜。

成，最后考进了位于成都的空军机械学校。等到毕业，抗战已经结束，因为有文艺专长，他被调入部队文化团体。1949年，庄奴所在部队开赴台湾，临行前与父母匆匆一别，这一别，其实就是永别。

初到台湾的庄奴在一军中小报担任编辑，上尉军衔，薪水仅够糊口，于是便给一些报纸副刊写诗写文，聊以为生。1950年代初期的台湾，人心惶惶，给报纸写稿的人很少，当时台北各报副刊稿费是千字十元，按那时台湾的物价，这个标准很高，一般公教人员月薪不过五六十元新台币，而在饭馆里吃顿饱饭，花销也不过一块多钱。从大陆匆匆来台的庄奴，凭着手中的笔，一千字可以混几天的吃喝，多年后忆及当年生活，庄奴仍感慨良多。

这样的故事，在那个时代实在太多。散文大家王鼎钧刚到台湾时也是走投无路，卖文为生，他坐在基隆码头的水泥地上写稿，寄给台北《中央日报》副刊，没钱买邮票，只好在信封写上“万不得已，拜托欠资寄送”。幸运的是，王鼎钧的稿子几天后居然登了出来，他欣喜若狂，多年后在《文学江湖》中如此写道：“我看那片铅字，这才觉得自己确实由海里爬到岸上。好了，台湾‘四季如春’，冻不死人，我能‘煮字疗饥’，饿不死人。”庄奴的遭遇与王鼎钧如出一辙。

庄奴到台湾后便住在永和，这一住就是几十年。

永和原名秀朗，日据时期称为溪州，光复后更名永和，取永远和平之意。永和距台北很近，只隔着一座桥，庄奴晚年回忆，刚到永和时，满眼都是稻田，街上走的是水牛车。看来那时永和还是个乡间小镇，不过如今却是大名鼎鼎了，永和豆浆名扬四海。

庄奴： 书店可以让满街 都是圣人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刘景活

连续下雨，书店的卷帘门坏了几天，联系了维修人员，一大早就修门，突然接到重庆晨报社令强的电话：庄奴老师早上去世了，记得以前来书店挂着庄奴老师给书店题字，希望能够给报社用一下。一下子就把我带回到第一次见庄奴老师的场景。

2011年11月24日上午，在重庆渝中区中四路巴渝文化会馆参加由音乐台主持人、好友泥耳主持的报界前辈“老记者牛翁九旬诗文展”，庄奴也参加了。牛翁带领庄奴参观了展览，并题词“庄老来临，拙展生辉”，对庄奴能够亲临现场表示感谢。

牛翁在活动中说，1991年，庄奴受邀为电视纪录片《神女峰的故事》来重庆创作解说词，那时候他也有幸前往座谈会参与研讨，那也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，他记得那时的午餐就是每人一盒盒饭，外加一个鸡蛋。“虽然当时庄奴已经是很著名的词人了，不过我却大胆建议他把那首词删减一些，有些地方啰嗦了点，没想到他真的听取了我的意见。”牛翁说道。

2011年，正是实体书店倒闭的高潮，那时还没有微信，打开微博每天都有由于网络冲击，实体书店撑不下去关门的消息。书店才开四年，自己也每天忧心忡忡。到了提问环节，其他听众问得更多的是邓丽君，我问庄奴老师：最近许多实体书店纷纷关门，而台湾的书店开了一家又一家，一条街都是书店，我是一个书店经营者，庄奴老师能否为我支点招？

庄奴老师说：“书店可以让满街都是圣人。因为你是圣人，就会约束自己，就不会乱丢垃圾，不会随地吐痰，不会骂脏话。台湾的书很贵，一些读者到书店，老板会问你家庭条件怎么样，如果家庭条件不太好，老板就会主动打折。因为有一家这样的书店，让我可以不断学习，我才写出《小城故事》《甜蜜蜜》《绿岛小夜曲》这么多歌。”庄奴老师双手合十说：“我感谢书店老板。”一下子让我有些受宠若惊。

活动结束后，我问庄奴老师能否为书店写一句话，庄奴老师问了书店的名字，泥耳也给他介绍了书店的情况，庄奴老师欣然写下了“喜玛拉雅艺术书店 文化之光”，让我感觉就像一首歌名。

书店五周年店庆的主题是《消失的书店》，五年过去了，中间有许多的艰难，很庆幸，书店还没有消失。感谢庄奴老师讲给我的故事，我认为这是最好的书店故事，每当有人问我为什么做书店，我往往会展到这个故事，也是这个理念支撑着我，让书店有了更多的读者和更多的书。同

重庆

庄奴与山城非常有缘，1943年考入空军机械学校后，到重庆铜梁训练，三个月后训练结束，庄奴和其他学员一起回了成都，这是庄奴第一次来重庆。

半个世纪后，年过古稀的庄奴和重庆再续前缘，1990年代初，庄奴与重庆女子邹麟喜结连理。婚后的庄奴往来于重庆和台湾之间，并创作了几十首与重庆相关的歌曲，他还写了一首《手杖》送给相濡以沫的妻子，“你就是我的手杖，这辈子有了你，才懂得竖起来脊梁，挺起胸膛”。

晚年庄奴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重庆，2013年冬，手术后的庄奴来到重庆璧山青杠老年养护中心进行康复治疗。期间，庄奴还为璧山创作了一首歌曲《小而美》，他说璧山就是他梦中的小城。

2016年9月24日晚，庄奴突发高烧不能说话，工作人员拿了纸和笔给他，想让他写哪里不舒服，出乎人们的意料，庄奴写下了“太美”两个字——这也成为他最后的作品。

“太美”指的是什么？是一生创作的歌曲，生活过的城市，还是陪伴自己晚年的妻子？

无人知道。同

庄奴的 二城记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